

教育部訓育委員會主編
訓導叢刊之二

教育與人生

余家菊



余家菊編著
正中書局印行

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渝初版

教育部訓導叢刊之二

教育與人生

三一五主編與協會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版權印 所有究

主編者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

編著者 余家菊

校訂者 錢雲階

發行人 吳秉常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發行所 正中書局

(1542)

前言

猥以樸拙之性，遭多事之時；凡所遇，弗思，弗能措；有所聞，弗思，弗能解。二十餘年間，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久暫皆曾執教其中；東方、北方、西方。流離皆曾涉足其境。山川之秀麗奇偉，名賢之流風遺澤，師友之英姿逸趣，皆足啓予思，益予解。先父性端慤，寡言笑。先母棄世早，弗之省。兒時寄養外祖母處。外祖母以八旬高齡，勤謹整飭無懈容。六歲就家塾讀。塾師黃祺庵整齊嚴肅，行動有常，六年如一日。出就外傅，則有姚幹青師之發越，劉文卿師之清介。是皆範予行，約予思者。弱冠以還，略知治學。則杜威師之思想體系，史皮爾曼師之分析態度，益我最多。治儒學，則新城王晉卿先生實鼓舞之；聞佛法，則宜昌陳圓白先生實強銛之。以所遇師友之盛如此，而學殖譾陋如我，言之滋可愧也。顧自七七事起，我國家踏入新時代，人思自奮。時適膺河南大學教授聘，蓄意素位而行，作教育與人生一書，據實際需要，爲獨立思索，構成自有體系，以明文人亦欲無負於大時代耳。遷延至今秋，始行着筆，而脫稿於除夕。嗟乎！語有之：「已往種種，譬如昨日死，以後種種，譬如今日生」。吾願吾生隨歲序之更新而一新，並以新生之意敬祝國人各新其生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是爲序。民國二十九年除夕。黃陂余家菊在行都。

訓導叢書

教育部訓育委員會編

訓導原理

邵鶴亭編著

二元二角

專科以上學校訓導實施方法

李蒸等編著

三元

社會教育機關訓導實施法

陳禮江編著

一元

中等以上學校訓導與各科教學

王鳳崗等編著

二元二角

三民主義與社會科學(上)

孫本文等編著

二元五角

青年心理與訓育

高覺敷編著

二元

(各書照定價各地加成後售價發售)

* 函購簡章 · 承索即寄 *

正中書局印行

總局 重慶中山路二四二號
分局 全國各大都市

目次

第一章	日新	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	一
第二章	思索	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	六
第三章	知止	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	一三
第四章	發育	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～	二〇
第五章	盡性	：：：：～：：～：：～：～：～	二七
第六章	環境	：：：～：：～：：～：～：～	三四
第七章	文化	：：～：～：～：～：～：～	四一
第八章	中庸	：：～：～：～：～：～：～	四七
第九章	勵志	：：～：～：～：～：～：～	四五
第十章	信行	：～：～：～：～：～：～	六一

所謂日新者何也？新非變動不居之謂，若新即變動不居，則將何異乎不恆其德！上經之中誠有變，惟此變也，一必向上。若變而不趨於上流，則基下倚木而入斷谷，豈得謂新？新之中，誠有革，惟其革也，必再生其舊。若盡棄其舊，則新於何物？詩云：一周一周豈盡

第一章 日新

湯之盤銘曰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。(大學)

人生意義，在向上不息；教育機能，在日新其德。失其向上之性，則失其所以爲人，不事日新之業，則無以成其爲人。人皆願向上，斯皆應有事於學習。教育日進，則人間文明日高；教育止息，則人類違禽獸不遠。教育綿密，則社會開化；教育粗淺，則民族榛狉。凡知自主其命運者，莫不知努力於教育。教育者，日新其德之活動也。

凡備於身者，皆曰德。願望也，習慣也，性情也，知見也，信念也——統名曰德。德之胎胚，具於稟賦；德之發育，成於行爲。積累行爲，乃增益其德。各人稟賦，相去無幾；各人成就相差懸遠；皆由行爲之差異致之。行爲之起，必有所涉。行者與所涉，關係諧和，則其行爲善；行者與所涉，關係乖戾，則其行爲惡。善日積，德日進；惡日積，德日毀。其卒也之謬以千里，實緣其始也之差以毫釐；故行爲之初，不可不慎，教育之始，不可不謹也。

所謂日新者何也？新非變動不居之謂；若新卽變動不居，則將何異乎不恆其德！新之中誠有變；惟其變也，必向乎上。若變而不趨於上流，則是下喬木而入幽谷，豈得謂新？新之中，誠有革；惟其革也，必再生其舊。若盡棄其舊，則新於何托？詩云：「周雖舊

邦，其命維新」。依據乎舊，新乃可能。人生爲一綿續體，時在新陳代謝之中，而仍不失其統一之性。若失其統一性，則人格裂爲零碎斷片，意義何有？遑論乎向上哉！人生在悠久之向上活動中，其性格由參差錯綜之諸種行爲積累而成；整個人格之構成纖維間，難免有調節失宜之處；所謂日新者，卽繼續改造而調整之之謂也。人生向上發展，由渾樸而日益明晰，由簡單而日益豐富，由狹小而日益廣大。廣大曰充，豐富曰實，明晰曰光輝，充實光輝之日增，是謂日新。日新者生生之機所由見也。不新則死矣。惟失其生機者，乃僵化而不進。

教育事業，志在教人向上，是乃無待乎言者。教人者，其心目中所謂上者，或迷其方，以愛人之意，行賊人之實。然而於其所執以教人者，在彼之心目中，則固未嘗不認爲向上之事也。世有明知其事爲惡而執以教人者乎？曰：有之；匪黨之訓練匪徒，娼館之訓練娼妓，皆其例也。惟如是之訓練，皆秘密行之，從未以教育之名自號於人前。誠以教育發展人生，而彼則戕賊之；教育使人向上，而彼則墮落之，雖身執其業者，亦自知其反乎教育之本義也。教育一辭，實含向上之義。

向上云者，上之向果安在乎？山、吾知其在上，日月星辰，吾亦知其在上，惟人生所向之上安在，則渺然難測。論權勢，以位高爲上，論財富，以貨多爲上，論人生，則上之名易識，上之實難曉。人生之向上，非惟他物是向，仍向乎生而已。凡有益於生者曰上，

有損於生者曰下；有多益於生者曰更上，有多損於生者曰更下；有至益於生者曰至上，有至損於生者曰至下。一切營爲也，制度也，文明也，無非所以保障人生，淑善人生，發展人生者。彼志士仁人，或則慷慨捐軀，或則從容就義，似與好生之意相背。實則其犧牲自我也，乃捨己之生以益人之生，人之生得益，己之願得成，於自我犧牲之中，實現自我之精神。故其捨生也，非捨其生也，乃永其生也。永其生者，非徒永之而已，亦且新之也。永之之中，隨即新之。永而新之，是爲恆久向上而不息。此之謂至德。

教育之事，緣何而發生乎？是不得不求之於上古人類生活之中。最初之人類，或謂其生活各自孤立，而吾人則信人類自有始以來，即從事羣集生活；惟在羣集生活之中，時或自爲單獨活動而已。在其單獨活動中，或以偶然之發現，或以行動之成功，而獲得便利生活之技巧。取此技巧而授諸子女或他人，是即教育之起始。各羣集以時間之綿延，行爲之積累，公共經驗，日益豐富，珍秘智能，日益增多，下代羣員有不能耳聞目接而知之能者，羣集乃設置一定人員，發爲一定活動以教育之，是爲正式教育之起始。無論其活動目的，在增益子女之生活技能，抑在增強少年之保羣能力，而教育活動終發源於利他之心，願他人能善其身，願全羣能保其種，則固足以證明教育事業實出自崇高偉大之心情。惟富於愛他心者，始樂於教人。彼鄙吝之夫，偶有所得，輒秘不示人；以此秘密之保存，而冀自身生活之優越。故曰：「誨不倦，仁也」。仁者愛人，願一切人衆同登文明之域，樂於以

先覺覺後覺。教人者，人蒙其利，甚者恩同再造；故古昔師恩與國恩父母恩同重。自教師領受公薪以來，人見教師以講說易金錢，遂商賈視之，學校亦居然有成爲市場者。教師之愛他精神不明，教師乃昧於其真實使命在覺世保羣，而精神國防由是藩籬盡撤，國家安全，蒙受威脅不淺。對教育，其影響之深，而教育之重要，亦可知。

教者以其愛大之心教，受教者又以何心而接受其教乎？教育之接受不接受，即教育之可能性問題。教育事業緣何而可能乎？教育功效緣何而大於幼稚時期乎？或曰：教育可能實由於人皆生而有可塑性；幼稚時期教育效果大，實由於幼稚時期可塑性大。夫人皆有可塑性固矣，惟可型云者，非欲其方則方，欲其圓則圓也。人性之可型實限於一定範圍之內；且於一定範圍內又具有一定之極性。極性維何？向上性是也。教育所以可能者，乃緣教者教以向上之事，受教者本其固有之向上心以學習此向上之事。向上心有強弱，故教育可能有大小；其絕無向上心者則絕無教育可能。孟子曰：「自暴者，不可與有爲也，自棄者，不可與有言也」；此之謂也。至於幼稚時期，其可能性特大者，則以幼時心性純樸，對教者信任之心強，故言之易入，告之易從。羣兒同在幼稚期，其可能性復有大小之殊，則由於彼此之向上可能量不一。向上可能量低者，苟奮勉從事，以勤補拙，則曾參之魯，可紹孔子之心傳。向上性弱而至於不知奮勉，則絕爲下愚矣。論語曰：「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學而知之者次也，困而學之者又其次也，困而不學，民斯爲下矣」。果能困知勉行，

人一已百，人十已千。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故各人成就，繫於向上心之強弱。個人生活於羣體之內，與羣體保持不斷之接觸。於其接觸中，羣體不斷予個人以種種影響。是即羣體之教育作用。羣體活動，如政治、經濟、家政、娛樂等，莫不有其教育機能。國家果爲文化國家，則國內之各種羣體應各盡其教育責任，使其國民目之所見，無非光明，耳之所聞，無非和樂，國民生活自易同臻於優美純懿之境。不幸各羣體淡忘其教育使命，而將教育任務完全委付於學校。學校所教與社會所行，背道而馳，學生之信仰既減，學生之向上自難。一齊衆楚，一暴十寒，反責學校教育失敗。學校教育豈真失敗哉？毋抑社會力大而學校力小耳。真欲福利少年者，專心校內活動猶有未足，必當竭其所能，提撕人羣，使各種羣體一概發揮其教育機能。而期每個國民之所耳濡目染者，盡是光明燦爛之文化。

各種羣體，必如何始得發揮其教育機能乎？是必本其向上性，發爲有益於人生之活動然後可。各種體制之存在，本有其存在之正當理由，凡所謂正當理由者，固莫不有益於人生，祇以其企圖之間輕重倒置，則造福人羣之體制，反爲人羣之害。例如生產本所以供給人生需要者，自生產企圖側重於利潤之獲取，而生產過剩竟能威脅經濟秩序之健康。各種體制又或以其活動之方式有失正常，而使正常活動爲世詬病。例如商人貿遷有無，原爲服務活動之一，自欺詐之風起，以僞作真，以賤當貴，而商場乃成罪惡訓練所。欲使人人向

上，必須致力於體制之肅整，其有過當者則糾正之，其有駁雜者則淨化之。體制清明，個人浸潤其中，久則與之俱化矣。所謂「麻生蓬中，不扶自直」者，其勢則然也。教人不倦者，於社會之隆污，何可忽不措意乎？

五、人羣之全善，有賴於各種體制之清明。而肅正努力之發軔，則仍在一己之自身。風俗之美惡奚自乎？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。以向上之志願發為綿續之努力，感召所及，聲應氣求，必將隨其努力之大小多少，而蔚為一定之風氣。風氣既成，滌污盪垢，易於反掌。有一人日新其德，則人世之正氣不息。有一分之自新工夫，即有一分之新民效應。凡人所獲，如所播種。以彼水旱之災，耕也而餒在其中。然農夫不為是而輟耕。既屬當為，則有成當為，無成亦當為；祇管耕耘，不問收穫可也。況教育事業，決無失敗。惟其效果有易知，有難測，有正顯，有反映；其狀萬端，莫可究詰。吾人惟當信仰教育無失敗，以作新

民之偉業，行樂育英才之素志。世運興替，教育家實掌握之。

第二章 思索

「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。豈不爾思？室是遠而！」子曰：「未之思也，夫何遠之有！」——論語

哲學者何？向上活動所含思索耳！哲學以思索為本質，無思索即無哲學。思索非懶人所能為，亦非安於現狀者所肯為。富向上心，熱望前進之人，始能思索，始肯思索。思索

之有無，就個人言，足以表現活力；就民族言，足以表現生氣。個人無思索，無異塚中枯骨。民族無思索，無異行屍集團，思索爲人生之精英，亦進步之動力；論其根柢，則爲人生之向上表現。每一優秀民族，必有其綿亘之思索，從而必能建立其自有之哲學。

思索之發生，或謂發生於冥想中，或謂發生於游戲時。如是之思索，人世誠或有之。然而有可得而斷言者：如是之思索，乃閒情逸趣之表現，爲向上精力之旁門疏洩，非人生主要活動之產品，亦未嘗受人重視。爲人重視之思索，必發生於人生切要事務之中。人生在其向上活動之歷程中，必不免於困難之遭遇，適逢阻力，發生疑慮，彼向上心薄弱之徒，遭逢阻力，卽止而不前；發生疑慮，輒淡焉置之。在向上心堅強之人，遭逢阻力，必求克服之；發生疑慮，必求解除之。於是而思索生矣。夫阻力與疑慮，常隨前進活動而出現者也。安常穩故之人，有何阻力之可遇？有何疑慮之可言？唯向上之人，始不免於阻力之侵凌，始不免於疑慮之襲擊。故亦唯向上之人，始有從事思索之必要。疑慮愈多，思索愈富；阻力愈大，思索愈充。唯向上之人，始有挫磨折辱，亦唯有挫磨折辱之人，始有哲學。所謂「困於心，衡於慮，而後達」者，是也。傳曰：「作易者，其有憂患乎！」信也。

夫生老病死，生物之常態也。不獨於人爲然。在惰者見之，亦漠然感覺其生老病死而已。在向上性強者當之，則人生無常，使其感覺一切空虛。於此一空虛規象，必竭其思索

之力以探究之。如探究結果，終爲空虛，是人生毫無意義，更復何事擾攘營爲！縱無理由以處決此生，至多亦不過委身任化，不憂不懼，存則順之，死則寧焉。如其探究結果，在無常之中，尙有其無盡者在，則人生不滿百，而可與天地比壽，日月爭光，或則殺身成仁，浩氣長存，或則建立勛業，永垂千古。生死，一尋常事耳，唯向上心強者能充分思索之以構成思想體系，型爲種種哲學。大抵向上衝動強者，其哲學常積極。

哲學所有之問題，就其抽象形式觀之，一似與人生實際，不相關涉。倘察其根柢，其發生恐莫不淵源於人生之實際。如所謂心物問題者。於其起源，議論不一。一說謂其發生係由於對生離死別之親，故得見其形像於夢寐之中，確似精神能脫離形體而活動。精神既可脫離形體，則形體毀而精神仍可不滅。人生願望，聊可補償。心物二元論，由是發生。可見心物問題，其發生有關於人生之願望。實則其發生亦有關於人生價值之觀念。人生所需求者，其品質至不齊一，或足供口腹之慾，或足利濟羣生；使其價值果無上下之分，則酒食徵逐者，竟足以比美爲衆生而焦頭爛額者矣。故於人生之所追求，實不得不加以精神物質之區分，而認定「養其小體爲小人，養其大體爲大人」。人生誠欲向上，其精神對於物質，必須具有控制之力，或棄或取，或損或益，全由己意；卽令於某種程度下，全由己意，爲不可能，最少限度，亦當勿使「心爲形役」淡泊始能明志，乃必然之理也，顏子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而不改其樂者，其所貴不在飲食居處故也。

又如一多問題，其探索之發動，或謂係因解釋宇宙現象而起。夫萬物化身，宇宙間一大事也。哲人對之，不能漠不措意。既推究其所以然，乃有見於陰陽合而萬物生。其重視陰陽之對待者，則生多觀；其重視陰陽之和合者，則持一觀，所見雖殊，要足以供解釋宇宙之需。夫宇宙現象之探究，誠人類所不能自己；惟謂其探究純出於求知慾，則毋甯謂人生實際需要尤足促起其進行。人羣既有組織，必置權力機關行使統治作用，權力機關，原非唯一；相互之間，侵奪時起。此等機關，果應不相屬乎？抑應共戴一主乎？主統一者，持一元論；主聯立者，持多元論。此一多問題之思索，由於人羣組織問題之驅使也。又如所謂真理者，果獨一無二乎？抑爲數非一，可並存不悖乎？使真理果然獨一無二者，則有權要求獨尊，而排除其他自號真理者，思想專制，緣是而獲得其理由，使真理並非獨特者，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，人我之間，將無共同規範之可循，思想界陷於無政府狀態，多元論有其不可成立之當然。此又實際問題使人不得不考慮真理之爲一爲多也。是爲一多問題之又一形式。

綜是觀之，可見哲學者，人生向上活動中求解除實際問題之思索體系也。故哲學爲向上活動之思索面。然而哲學思索有一特點存焉，卽其思索活動之無邊性是也。彼科學者，亦人生活動之思索面也。惟科學的思索，以一定封疆爲其領域，過此而外，非所問也，哲學的思索，無遠弗屆，無微弗入，彼實無有界域。此其原因，乃由於哲學思索之橫橫性。

人生在向上進程中，必遭遇困難，而不能不有所思。假令所作思索，支離破碎，不成體系，則是零感而已。假令成體系矣，祇求通其說於一定方域之中，過此而外，非所計及，則是科學的思索而已。若於某一實際問題，加以思索，由思索而獲得結論，更橫擴之，將此一結論推用於他方面而勘驗之，於原有結論，或須訂正；復次，又橫擴之，更將此訂正結論推用於他方面而勘驗之，如是橫擴不已，不以通達於一定範圍內而自足。如是之思索，即為哲學的思索。哲學的思索，充滿橫擴性。或謂哲學思索之特徵為綜合性。不知綜合性就是思想之成果言，橫擴性就是思索之動向言。哲學為橫擴的思索，擴而又擴，至於無可擴而止。

或謂哲學思想以究竟性為其特徵。所謂究竟性者，思索已達最高境地，無可更事前進之謂也。科學思索，以一定假設為其最高依據；假設以下，務求無疵；假設以上，非其所問。至於哲學則無不追問之假設；科學之終點，正是哲學之始點；哲學所終，在無可涉思處。故曰：哲學的思想是究竟的思想。以究竟一義，區別科學與哲學，本無不可；惟察究竟所由起，實仍起於思索之橫擴活動。科學思索自限於一定之封域，故可恪守其最高之假設。哲學思索橫擴無已；每一假設，必思其反；反無可反，斯乃擴無可擴。如有新境可擴，則舊假設必有可反。假設本祇適用於原有封域之內；境界既擴，舊假設即不可冒然適用於新境地，更不可冒然用為新舊境地之統一說明。境地開擴一次，舊假設即須修正一

次。如何修正？曰：思其反而已。不思其反，一認爲是，將何有修正之可能？反而又反，達於究竟，是卽擴而又擴，達於無限。無上卽無邊，橫擴卽思反。狀其進展，則曰橫擴；狀其動態，則曰思反。果思其反，夫何無上無邊之不可及哉！

教育哲學者，本教育見地以組織橫擴思索者也。教育之事，所教者爲人，教之者亦爲人。所期教成者仍爲人。凡關於人者，莫不有關於教育；凡以人故而思索及之者，莫不可以教育故而思索及之。故教育思想爲人生思想之複影，所不同者，其思索之據點而已。教育哲學之據點爲何？曰：教育是矣。教育當教成如何之人乎？教育當何所憑藉以教人乎？受教者之人格果可受他人之轉移乎？人爲理性動物，彼此間，其理性同乎，否乎？知識之有補於人生者安在？行爲之受益於知識者奚似？人生成就，其所賴於知識者幾許？其所賴於意志者又若干？凡此皆教育哲學所考量者，非積久思索，弗克窺其端倪。惰者既望而興歎，懦者亦聞而卻步。故曰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」。惟大勇能有大智，庸俗自安者，何足與言哲學！

欲研究教育，首須立志，所謂立志者，卽存心濟物，將國家千鈞重負置於自身雙肩之上也。唯有大志，始能有真學問。彼所志不出溫飽者，凡其所知，除衣食工具而外，爲數亦僅耳，烏足與言學術。學術之發展，根源於實際問題之探研，探研實際問題，當求其切實周至，除絕浮光掠影之弊。探研而欲其切實周至，探研之人，必須覺識其所思索關係重

大，不敢掉以粗心，運以浮氣，其觀察始不至陷於浮薄，其搜求始不至陷於偏枯，其論斷始不至陷於急遽。解答問題，若不具深切之責任感，則對解答方策所可發生之影響，不能嚴切注視而務求其完善妥當。無志之輩，對於學問，能淺嘗而不能深入，飽耳食而不能真知。凡其所知，概不足言。況問題繁雜，意想錯綜，無志之人，又豈能冷靜忍耐長期探求乎？

欲研究教育，又須從事實際工作。惟其工作也，非爲工作而工作，乃爲研究而工作耳。其工作性質宜雜，而工作分量不必多；其設計宜詳，檢討宜密，而工作時間不必久。一切理論皆由實際經驗而來。欲了解理論，須親身經驗有可與資印證者。擴大經驗範圍，即所以推廣悟解領域。曾受實際鍛鍊者，於理論之悟解，別具親切意味，非尋行數墨者所能知。且理論須建立於實際上。雖實際而談理論，則如無羈之馬，上九天，入九淵，可馳騁快意，而不能有當於理。此所以畫人難而畫鬼易也。理論騰於口，每足害於事。不願實際，惟逞空談，禍將不測。矯空疏之習，培篤實之風，其唯多作實際工作乎！

欲研究教育，又須思索體系化。思索爲進步之原，但非所與云於零碎的思索。知識乃行爲指針，但非所與云於斷片的知識。惟系統的知識，始有價值，亦維綜合的思索，始能致遠。思想不可與事實脫節。思想所以必須體系化者，正緣萬事關聯而共成一體也。學術可畫疆而守，事實不能孤立一隅。一種思想，欲通行一隅，必求能暢行於處處，有一處不